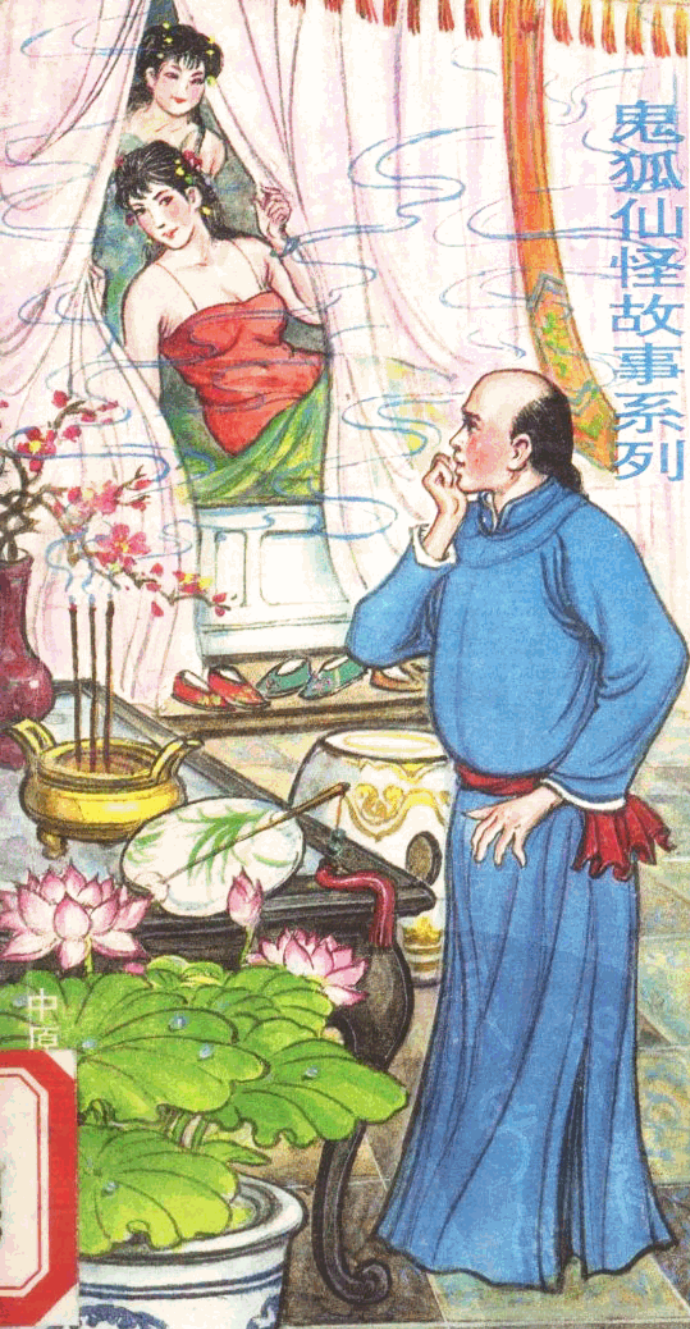


# 香粉地獄

王维 编著

鬼狐仙怪故事系列

聊齋新編



## 内 容 提 要

古往今来，人们在饭后茶余，喜欢闭灯谈鬼，月下说狐。说者口若悬河，听者津津有味。这套《聊斋新编》，收入鬼狐仙怪故事、粉黛名妓传闻百篇，读来妙趣横生。

这是一套引人入胜的成年人的童话。透过五彩的梦幻，引导读者在莫须有的阴曹地府中漫游，到神奇的鬼与狐狸的家族里去做客，你会欣赏到许多美丽动人的人与鬼与狐的故事：催人泪下的人鬼之情，缠绵凄婉的人狐之恋，形形色色的传说故事，千奇百怪的趣事轶闻。

传说中的鬼狐，善恶有别。这里有相亲相爱的鬼夫鬼妻；有知恩报恩的雄狐雌狐；有醉卧温柔乡的鬼女婿，有硬嫁薄情郎的傻狐狸；有荒唐姻缘，也有风流孽债；有痴鬼与呆男的绵绵情史，也有骚狐与淫鬼的争风吃醋；有嫉妒凶狠的狐王之女，也有荐枕劝善的纯情少女。

欲知鬼狐风流事，请看《鬼风狐韵》；

大千世界奇巧事，《香粉地狱》看香粉；

《群芳艳史》断魂篇，字里行间透泪痕。

野火燒盡春  
 紅燭高烧  
 金釵  
 香枕  
 如夢中  
 不由得  
 淚珠  
 人長他見



那聲一音  
 如黃鵠  
 鳴水微  
 振柴州  
 田真聽了  
 振覺人  
 魂不守  
 舍急忙  
 趕到  
 跟前見  
 深施一  
 禮

香年冬館



一天晚間庵中，忽然有光，其人明眼，以為怪，醒起身來，到大殿外觀看。  
 見河電光，其射首，探書見佛，驚不坐，看一位女子，金童，垂肩，倚殿，半倚，佛。  
 佛經，這時又見柳夫人，從西面出來，向女子朝拜。醒明不覺，言明才，神。  
 進了大殿，跟在柳夫人後，西跪拜。

事  
 卷  
 第  
 一  
 回



新羅道笑着  
 走了走了輕便  
 短衣束到背之  
 場中央一抱  
 拳說我丑了  
 然後騰躍  
 盤旋舞了好久  
 最後一抱  
 收勢頗有自重  
 之意緩緩收身  
 過笑道  
 好道是好看  
 便是充其量  
 不過是花卷綵腿罷了



云并月  
 坐在一起飲酒  
 唱得酒酣耳  
 熱漸忘形夜已  
 很深了猶覺  
 沒有要去的意  
 思



壬午  
 冬繪於重陽





紅衣為松姑  
綠衣為亞板  
青衣為名伶  
白衣為鶴伴





嬌一個人在屋裏脫光了衣服洗浴云洗得事心忽忽只見一鴉鵂飛過身什時是之  
 可以我不是個男兒不知見一箇金鎖匙叫喚鴉鵂  
 意自定之看身什時是之



香月冬月繪事城邊隔一土齋之正房

仙傳步法前走

辨不遠正

高低

支了數

忽然

聽引

風聲

那得和

枝拍

作響

猛然抬頭

看見

雲

巨龍

一不名如圓球云跳動

照耀着大地山河巨道明

角各於雲陽



## 目 录

|                  |         |
|------------------|---------|
| 香粉地狱 .....       | ( 1 )   |
| 鬼魂西厢记 .....      | ( 17 )  |
| 情种艳遇 .....       | ( 30 )  |
| 假面风流 .....       | ( 38 )  |
| 红尘眷属 .....       | ( 45 )  |
| 仙妾 .....         | ( 58 )  |
| 绳妓 .....         | ( 72 )  |
| 赎妾 .....         | ( 81 )  |
| 小妾风情 .....       | ( 89 )  |
| 梅鹤缘传奇 .....      | ( 98 )  |
| 胭脂陷阱 .....       | ( 109 ) |
| 菊圃桃花运 .....      | ( 118 ) |
| 花国双艳 .....       | ( 129 ) |
| 空棺 .....         | ( 137 ) |
| 一个永远十七岁的女人 ..... | ( 148 ) |
| 浣纱女 .....        | ( 155 ) |
| 鸚鵡媒婆 .....       | ( 168 ) |
| 蓬莱十三岛 .....      | ( 176 ) |

|              |         |
|--------------|---------|
| 枕中秘 .....    | ( 182 ) |
| 玉箫声声 .....   | ( 193 ) |
| 诱惑人的轴画 ..... | ( 200 ) |
| 飞来的新娘 .....  | ( 208 ) |

## 香 粉 地 狱

清朝雍正年间，有一个名叫邱野的读书人，由福建来京城赶考，以图进取。因考期未到，暂时居住在左安门外一座寺院中。这寺院离某王公的一处废园很近，十分荒僻，极少人烟。邱野平素喜动，不耐孤寂。这一天，晚饭后，领着书僮出外散步消化食儿。起初，不知有废园，行走间，遥见树木葱郁，楼台参差，觉得是个漫游的好去处，就去询问地里的种菜人：怎么走。经那人指点后，邱野就要去逛逛。书僮腿懒，噘了嘴，口出怨言，邱野嫌他嘴里嘟囔不休，就让他一个人先回寺里，书僮乐得蹦跳着去了。邱野一个人信步走去，到了废园，已经夕阳西下了。走进园内，但见荒榛绕径，丰草堆阶，古桧高柏，浓荫夹径。他沿着小径慢慢踱步，忽然看到一座木桥横在眼前，栏杆大多摧折，桥板几近残朽，桥下芦荻丛生，蛙鸣阵阵。走过桥来，迎面是一处轩馆，蛛丝当户，绿纱在窗。邱野依着栏杆，流连忘返，不觉月上柳梢，苔砌虫喧。这时，晚风徐徐吹入林间，如闻吟啸。不禁有些忐忑，乃顺手摘下一支轩前的凤仙花，停下脚步，

想转身归去。忽然听到廊下有人轻声地斥责说：“哪里来的小南蛮子，擅自闯入人家，窥伺贵人眷属，此处岂容你折一茎草，踏一块砖？”

邱野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见自己面前不知何时，站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小丫环，一个穿着绿衣、一个穿着碧衣，二人皆眉目如画，面无怒色，只是故作恶声。他自知冒昧，慌忙扔弃了花枝，整衣趋前，深作一揖，说：“我本是异乡年少孤客，实因无知，孟浪采花，罪不容赦，倘蒙宽恕，永志不忘。”

绿衣丫环笑着说：“宽恕你，也不过是平常事，哪里就用得着永志不忘啦？真是个书呆子。”

碧衣丫环不以为然地说：“就你会行人缘，这事要不惩治，他定以为我辈孱弱可欺，以后就会源源而来，那还了得！”

说话间，又有数名丫环从轩后闪出，纷纷询问：“怎么还没有讲完？姑娘等着回话呢。”

绿衣丫环和碧衣丫环一同笑着说：“一个南蛮子，哩啦哇啦，一个字也听不懂。”

众丫环围着邱野观瞧了个够，都笑着说：“这蛮子倒不丑，捉回去，听姑娘发落吧！”

众丫环都说有理，邱野大惧，连作揖带叩头地请求放了他。

众丫环置若罔闻，或揪耳朵、或拽发辫，前呼后拥地将邱野推着跑，可怜邱野一芥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只好听之任之。不大一会儿，来到一个广厅之下，丫环这才松开了手，听凭邱野喘息。稍定，又听有人传话说：“让捉上楼去呢。”

众丫环一听，又拥着邱野来到楼下，绿衣丫环和碧衣丫环先登楼梯上去，众丫环不敢随便上楼，都站在檐下，屏气不敢出声。过了一会儿，绿衣丫环抱着绣袱含笑站在楼口说：“差点误了大事，诸姊妹都散了吧！小南蛮子，快点上来吧！还等我抱你呀？”众丫环索然散去，邱野战战兢兢上得楼来。二丫环挽着他进入左室，一切布置异常精美，洁净，中间有池，冒出馥郁的气味，邱野知道那是沐浴之所，二丫环持巾催逼他洗浴，他畏畏缩缩的脱下衣裤，二丫环只是掩口偷笑，竟不肯背过脸去。他扭捏地洗罢，接了递过来的新衣，一一换上，竟长短合度，光鲜照人。二女啧啧钦叹，赞不绝口。转眼之间，有两个女奴提灯来迎，引导着进入寝室，但见屋内器物精奇，样样都是邱野未曾见过的。他心中忐忑不安，不知等待他的是凶是吉。良久，忽然觉得异香扑鼻，又听到笑语囁囁，帘启处，绿衣丫环和碧衣丫环拥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女郎出现了。那女郎长得容辉艳丽，旷世无匹，年约十八九岁，穿着藕色画衣，拖着墨色花裙，含笑地向着邱野侧身敛衽。邱野停下脚步，不觉屈膝要跪。女郎挽之入座，笑盈盈地说：“君莫不是鄞江邱贡生？”

邱野毕恭毕敬地说：“正是小生。”

女郎笑着说：“君大概不知，你我曾有姻缘契约，此事说来话长，待我从头说起：我姓卫，名素娟，系陇西人。你父亲当秦州参戎时，与我家先君结为耐久交，那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就订下了你我的婚姻之约，迄今算来已有十七年了。今日邂逅，决不是偶然，昨晚梦中，有神人预告，所以，事先就知道了君的姓名，还望君勿疑。”

邱野虽然从幼时就很孤僻，但父亲曾做过秦州参戎的



事，则知之烂熟，现在听女郎说得有根有据，一点不疑。而且，面对着如此丽人，早已神魂颠倒，哪还顾得上再问详细些。于是，再次作揖说：“虽有过契约，但此一时彼一时，小生平平恐有辱小姐门第呀，不然，平阳之鸡犬，没有不希望升天的。”

卫素娟听了这番话，笑着瞅了瞅绿衣丫环和碧衣丫环，说：“你们两个小妮子都说郎君说话听不懂，为何我听起来却字字了了，非常明白呢？”

二丫环都笑：“初见公子，听他说话，如鸟鸣，虽然悦耳，却实在笑人，今与姑娘应答，又特别清楚，想是公子刚才操的土音，现在说的是官话吧？”

卫素娟听了这段辩白，嚤嚤而笑，邱野也跟着不好意思地笑了。想了想，又问道：“二位姐姐真是有趣，敢问芳名如何称呼？”

素娟代为回答说：“穿绿衣的叫翘翘，穿碧衣的叫楚楚。”

邱野笑着说：“好记得很，小生谨志不忘。”

这时，素娟命备酒，顷刻间，杯盘罗列，无非是一些珍稀名肴，多是邱野平时所没曾品尝过的，几杯酒下肚，他问起素娟：“可有父母兄弟姊妹？”

素娟淡淡地说：“父母皆下世，虽有姊妹，也都各适其夫，以后，彼此会有相见的机会的。”

邱野又问：“看样子，姐姐异常富贵，可是，小生不明白，为什么让园亭荒废成这样呢？”

“这里本是王公家的旧园，借以暂居，与郎君婚后，即返故里。”素娟皱了皱眉头说。

“敢问姐姐令尊曾做何官？”邱野忍不住又问。

素娟终于不耐烦地说：“郎君不过二十岁的人，怎么象个爱饶舌的老婆婆似的呢？夜已深了，还问这问那的，不烦人吗？”

邱野的脸“腾地”红了，自我解嘲地举杯自罚。梆敲三更，素娟张罗就寝，领着翘翘和楚楚脱得光溜溜的，先后钻进销金帐中，然后，一叠声地催促邱野快些脱衣上床。邱野打量着象牙雕刻的奢华寝床，又看看绣枕锦衾，但见红烛高烧，金炉飘香，恍如天上，宛如梦中，不由得呆呆发愣。忽然，一只凝脂堆雪的光胳膊从帐里伸出来，一把将他拽进去，翘翘和楚楚格格地笑着，撕掳他的衣衫，转眼间，就被扒得身无寸缕。接着，素娟猛地将他搂在怀中，他只觉得一阵晕眩，全身的血一齐往头上涌，抱着那软玉温香的肉身，就忘情地耸动起来。素娟虽然身材纤细，薄帷之中狎亵却十分狂荡。一场云收雨歇之后，她又移灯近榻，令翘翘和楚楚轮番侍侧，通宵嬉戏。邱野有些疲惫，渐觉不支，翘翘去帐外取来一小杯酒，色似珊瑚色，香沁心脾，楚楚哄他喝下，他顿觉精神骤旺，兴发如狂。于是，又开始了一轮贪得无厌的云雨。从此，三个人好合无间，朝夕不离。

就这样天昏地暗地过了几天以后，素娟突然对邱野说：“郎君检点东西吧，我们该回去啦。”

邱野说：“我回去把车取来，搬起来就方便多了。”

素娟说：“不需郎君费心，到时跟着一块走就行了，白天搬迁不便，须到晚间才好。”

这天晚上，忽然来了很多男妇，见了素娟和邱野纷纷请安下拜，然后争相搬扛床几箱笼，转眼之间，搬得一干二净。